

透视与身体

——尼采后现代美学研究

段建军 彭智著



人民出版社

透视与身体

——尼采后现代美学研究

段建军 彭智著



人 人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文 冉

责任校对:余 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透视与身体 : 尼采后现代美学研究 / 段建军, 彭智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

ISBN 978 - 7 - 01 - 011472 - 9

I . ①透… II . ①段… ②彭… III . ①尼采, F.W.(1844~1900)-美学思想
-研究 IV . ①B83②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0626 号

透视与身体

TOUSHI YU SHENTI

——尼采后现代美学研究

段建军 彭 智 著

人 民 大 学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2

字数:200 千字 印数:0,001 ~ 3,000 册

ISBN 978 - 7 - 01 - 011472 - 9 定价:2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绪 论	1
引言	1
第一节 尼采生平、背景及主要美学思想概述	2
一、游离与回归	2
二、迷林与身体	7
第二节 尼采美学研究的现状、方法和意义	9
一、尼采研究的现状	9
二、尼采研究的方法和意义	13

上篇 作为透视的权力意志

第一章 透视背景:对柏拉图传统的价值重估	23
第一节 对古希腊悲剧哲学的批判继承	23
1. 酒神与透视	23
2. 泰勒斯:“水”的直观	27
3. 阿那克西曼德:视角不定	29
第二节 对柏拉图主义传统的价值重估	33
1. 巴门尼德:冰冷的理性	34
2. 柏拉图:理念的唯一	35
3. 后柏拉图传统:理性的极致发展	37
第二章 透视主义:作为权力意志哲学的方法论	39
第一节 透视作为意义创造的理论基质	39

2 透视与身体——尼采后现代美学研究

一、追求权力的植入过程	41
二、价值重估的对象示例	51
第二节 世界解释而非世界说明	68
一、世界解释在征候学上的特征——多元性	69
二、世界解释在系谱学上的特征——差异性	73
三、世界解释在力学上的特征——不确定性	77
第三节 身体作为透视者的主体性地位	81
一、作为视角出发点的透视者	82
二、具有情感和审美的肉体	83
三、作为权力角逐的统治者	84
四、至真至爱的自私自利者	86
第四节 透视与示	88
一、透视作为“示”的生存之路	89
二、透视作为“示”的语言问题	93
三、透视艺术与能动性语言学	99

下篇 作为情感的权力意志

第一章 情绪、感情	111
第一节 情绪	111
1. 情绪的本质和类型	112
2. 情绪与激情	114
3. 情绪的审美意义	114
第二节 感情	115
1. 泛化的感情	115
2. 审美的感情	118
第二章 痛苦、快乐	121
第一节 自觉的痛苦和青春的快乐	121
1. 直面痛苦：力的延伸	124
2. 肉体与残暴	125

3. 痛快:青春的强力	128
第二节 生命:痛并快乐着	129
1. 身体狂欢	129
2. 痛而欲生	132
第三章 激情、陶醉	136
第一节 激情:提高的权力感的伟大显现	136
1. 激越之情	137
2. 伟大激情	141
第二节 陶醉:作为生命本质的最高境界	143
1. 陶醉在权力中的本质	144
2. 陶醉中生命的忘境	146
3. 生命实践的高峰体验	152
第三节 伟大风格:激情和陶醉之间	154
一、伟大风格是权力意志的表达	155
二、伟大风格是激情与陶醉的显现	165
三、结语	172
附:尼采年表(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	173
参考文献	179

绪 论

引 言

阅读尼采是令人兴奋的，解读尼采又是异常艰难的。

尼采如山，仰之弥高，尼采如流，临之愈远。尼采是个游牧者，居无定所，法无定法。其人其说生前鲜为人知，死后屡遭曲解和非议。然而，尼采所开创的哲学美学事业却生生不息，其振聋发聩的呼声至今仍然飘荡在后现代的每一个角落，引发人们倾听和思考。

尼采辞世距今 111 年。一个世纪以前，他无不抱憾又颇富自信地预言：到 2003 年世人才能理解我的学说的魅力和震撼力。百年倏忽而过，其间争议之多，影响之巨，恐怕连这个伟大的未来哲学家也始料未及。他站在世纪的转折点，所开启的 20 世纪后现代主义先河，为波澜壮阔的西方现代哲学拉开了序幕。西方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现象学价值伦理学的创立者舍勒，解构主义代表者德里达，生存哲学家福柯，后现代哲学家德勒兹等，都无不受益于尼采那博杂而深邃的思想；在中国，尼采思想漂洋过海，影响数代，演绎了一幕幕传奇，对中国思想的维新和启蒙一如平地惊雷。鲁迅、王国维、梁启超、郭沫若、朱光潜等大师，无不从中吸取营养，从而造就了文章学术上的一代巨擘。

尼采哲学，内容涉猎甚广，体系庞大而复杂，远非权力哲学、生存哲学、身体哲学、悲剧哲学或超人哲学所能概括。在尼采大量的著作文献中，包蕴渗透着包括生理学、心理学、美学、力学、现象学、存在论、解释学、系谱学、语言学和类型学等学说在内的诸多理念和思想。在这里，我们不能就这些学说思想一一概述，如果试图全面把握尼采的做法，极有可能无所把握，因为尼采哲学在

总体上就是一片变幻不定的迷林,而非修整规矩的法国古典式园林。尼采的权力哲学如意大利海湾斑驳而坚硬的海岸,那里充满了原始的野性和生命的张力,这里没有被世俗道德平整的草地,也没有被理性法则修剪的花木,它既不允许以科学的方式进行测量,也不允许以宗教的虔诚方式加以恪守。

尼采从古希腊悲剧哲学家那里汲取了营养,以酒神精神为崇高的悲剧艺术本质,又用系谱学的方法检视了宗教、道德、艺术等一切价值的起源;尼采提出了权力意志作为生命的本质,将生命从柏拉图主义传统中拯救出来,使其重新得到了最大的肯定;尼采建立了超人哲学,叩问着大地的意义;提出了从权力意志出发的解释学,建立了意在取代认识论的透视主义方法论;在宣布“上帝死了”之后,又提出了虚无主义和永恒轮回的学说……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尼采哲学是极丰富的,也是极富原创性的。当我们在尼采的“千高原”前肃然起敬的时候,尼采却说他不需要信徒。只有从我们自己出发去解读尼采,尼采才会回到我们身边;只有我们在关注生命和情感的时候,尼采才可能与我们并肩而行。唯如此,我们才能在权力意志透视的路上行走得更远。

第一节 尼采生平、背景及主要美学思想概述

一、游离与回归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德国著名的悲剧哲学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西方后现代主义的鼻祖,卓越的诗人和散文家。他最早开始批判西方现代社会,是抨击和逆反基督教哲学、理性主义最彻底的天才式哲人。其生平之传奇,思想之深邃,理念之新颖,著述之博杂,涉猎之广泛,影响之久远,受争议之持久,都无愧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这一称号。其死后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康德、叔本华、黑格尔并列为世界哲学史上不朽的思想家。

1844年10月15日,尼采出生于普鲁士萨克森州勒肯镇附近勒肯村的一个乡村牧师家庭。尼采一生对自己的生日和名字深感骄傲,因为他恰好与当时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生辰同日。又缘于父亲与国王的亲密

关系，尼采获得了与国王同名的恩准。尼采曾对此无不自豪地回忆道：“总而言之，选这个名字使我占了便宜，因为在我的童年时代，我的生日就是举国欢庆的吉日良辰。”^①这个不同寻常的际遇，在尼采的骨子里埋下了高贵的种子，其骄傲的性情和高蹈的姿态正端倪于其不凡的出生和少年得志的经历。

1849年，尼采的父亲和弟弟接连故去，给敏感内向的尼采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尼采后来回忆说，“在我早年的生涯里，我已经见过许多悲痛和苦难，所以全然不像孩子那样天真烂漫、无忧无虑……从童年起，我就寻求孤独，喜欢躲在无人打扰的地方。这往往是在大自然的自由殿堂里，我在那里找到了真实的快乐。”^②1861年，17岁的尼采患严重疾病，首次出现健康恶化的征兆，此后尼采的健康每况愈下，半盲的眼疾使他饱受折磨，过早的病痛使他早早地离开了大学的讲坛，从此半生漫游于南欧各地，直至精神崩溃，病终于魏玛。尼采在生活中的苦难遭遇，和对生命的深沉体验促成了他一生与疾病、柔弱和痛苦作斗争的伟大壮举。

在学业方面，尼采辗转于瑙姆堡文科中学和普夫达中学之间，这期间，他逐渐步入文学和音乐的殿堂，对诗歌的敏感和天赋使其崭露头角，而对古典语文学的学习更为其学术之旅打下坚实的基础。1864年，尼采在波恩大学攻读神学和古典语言学，期间他很快找到了自己前进的道路，知道什么样的人生才符合自己的性格和气质，什么样的知识才适合自己的发展。之后他开始厌恶枯燥乏味的神学和古典哲学，转而对古希腊悲剧哲学产生了极大兴趣。尼采自身的诗性气质促发了他对充满激情和直觉意识的自然主义哲学的热爱。早期著作《悲剧的诞生》和《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字里行间充盈着对古希腊的钟爱之情，是对他对古希腊悲剧艺术和悲剧哲学极端推崇的见证。1865年，尼采所敬爱的古典语言学教授李契尔(F. W. Ritschl)到莱比锡大学任教，尼采也追随而至。在莱比锡期间，他开始接触叔本华，狂热地拜读了偶然从旧书摊淘来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从此与叔本华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甚至把这个已故的哲学家当作自己的老师。在之后的人生旅程中，不管是思想方面，还是人格方面，甚至交际方面都与叔本华的影响无不关联。尼采与音乐

① [德]尼采：《看哪这人》，张念东、凌素心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② 《尼采选集》第2卷，慕尼黑1958年版，第582页，转引自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8页。

大师瓦格纳的结识,是缘于二人对叔本华哲学的共同热爱。后来,经导师李契尔的推荐,年仅 25 岁的尼采被聘为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相比 46 岁才获得教授资格的康德来说,尼采在这方面的确够幸运的了。不过他能在如此年轻的时候成为大学教授绝非偶然,是他深厚的哲学修养和惊人的古典语言学天赋将他推向了这一重要的位置。他的导师是这样评价他的,“39 年来,我亲眼目睹了这么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但我还未见到有一个年轻人像这位尼采一样如此早熟,而且这样年轻就已经如此成熟……如果上帝保佑他长寿,我可预言他将来会成为第一流的德国语言学家。他今年 24 岁,体格健壮,精力充沛,身体健康,身心都很顽强……他是莱比锡这里整个青年语言学家圈子里的宠儿……您会说,我这是在描述某种奇迹,是的,他也就是个奇迹,同时既可爱又谦虚。”李契尔毫不掩饰他对尼采的欣赏和赞誉,如此大胆地向世间预言了尼采是位奇迹般的天才。在巴塞尔大学的教授生涯中,尼采度过了他一生中相对愉快的十年。这也是他交际最为活跃的十年。

1872 年,他发表了第一部专著《悲剧的诞生》(Die Geburt der Tragödie)。提出了影响至远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从此奠定了尼采在哲学思想上的主旋律。不过此书出版后,却迎来了毁誉参半的评价。在接着出版的《不合时宜的思考》(Unzeitgemäße Betrachtungen)一书后,其激烈的批判言论激怒了当时的权威,尼采教授的声誉因此急转而下。1878 年 1 月,瓦格纳给尼采寄去了一份表现基督教主题的《帕西法尔》的剧本,尼采却没有一字回音。5 月,尼采把包含有明显批判瓦格纳之意的《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寄给了瓦格纳夫妇。从此,尼采与瓦格纳交恶,二人的友谊随之终止。接下来的日子,既是尼采生活最艰难的时期,又是尼采创作的黄金时期。1879 年,尼采因病辞去了巴塞尔大学的教职,开始了十年的漫游生涯。1883 年,尼采完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一、第二部分,1884 年完成了第三部分,1885 年完成了最后一部分。尼采在这部著作中阐述了著名的“同一性的永恒轮回”的思想。这是他的两个主要思想体系中的一个。而另一个“趋向权力的意志”的构思,由于他的身心崩溃而半途夭折。著名的“超人”理想和“末人”形象,就是在这部著作中首次提出的。尼采评价自己这部著作:“在我的著作中,《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占有特殊的地位。它是我给予人类的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馈赠。

这部书发出的声音将响彻千年,因此它不仅是书中的至尊,真正散发高山气息的书——人的全部事实都处在它之下,离它无限遥远——而且也是最深刻的书,它来自真理核心财富的深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泉水,放下去的每个吊桶无不满载金银珠宝而归。这里,没有任何‘先知’的预言,没有任何被称之为可怕的疾病与强力意志混合物的所谓教主在布道,从不要无故伤害自身智慧的角度着眼,人们一定会首先聆听出自查拉图斯特拉之口的这种平静的声音的。‘最平静的话语乃是狂飙的先声;悄然而至的思想会左右世界。’”^① 1886 到 1887 年,尼采把他浪游时写下的箴言、警句、辞条汇集起来,组成了两个集子:《善恶的彼岸》和《道德的系谱》,接着又一气呵成了《瓦格纳事件》、《偶像的黄昏》、《敌基督》、《看哪这人》和《尼采反驳瓦格纳》的系列著作。

1889 年,尼采一生与之斗争的上帝,并没有如李契尔所愿的那样保佑他健康长寿,在他 45 岁之时,便夺去了他的理智和健康,此后近十年漫长的岁月,尼采一直卧病不起,直至 1900 年 8 月 25 日,这位生不逢时的思想大师在魏玛与世长辞。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界中,尼采结束了苦行僧一样忍饥挨饿,沉思冥想,漂泊游荡的一生。

在 20 世纪的转折点,尼采溘然长逝。但他的思想远没有随之消逝,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尼采的生命又延续了上百年,并将继续延续下去。尼采离我们并不遥远,在此后的日子,伴随着阐释的深入,尼采还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尼采恰如一道奔腾不息的涌流,他冲垮了一切世俗道德的堤岸,淹没了基督教哲学,既满溢于各种后现代学说,又游击着一切偶像和权威,同时还重估着一切固有的价值。雅斯贝尔斯将尼采比作一片废墟,认为尼采的生平、著作以及思想就像散乱的石块,解读尼采就是穿越一片废墟去寻找建筑,寻找废墟背后的隐秘之物。而德勒兹更是将尼采的生活比作“游牧者”,尼采一生沦落为幻影,在不停地迁徙中寻找自己。从尼采跌宕起伏的人生遭遇,从那高贵出生,幼年丧亲,少年得志,中年漫游,晚年病重等大起大落的人生历程中,我们可以想见,尼采一直都生活在别处。尼采并非纯正的贵族血统,以才华见宠于上流社会,教授辞职后长期旅居国外,与至交朋友的决裂,唯一的感情也以失败告终,晚年经受着长期孤独的折磨,这一系列人

^① [德]尼采:《看哪这人》,张念东、凌素心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 页。

6 透视与身体——尼采后现代美学研究

生经历都说明尼采仅作为一个“边缘人”而生存。在生活上,尼采作为一个游离者,他只能以边缘者的视角打量着处于中心的事物,正如他以冷峻的眼光看待名噪一时的瓦格纳艺术,以侨居国外的身份看待庸俗粗野的德国现状一样。

尼采的生活在游离,尼采的思想同样在游离。他拒斥一切同一性和中心主义,柏拉图主义、基督教哲学、康德道德哲学等传统哲学,在尼采的“锤子”下被纷纷击碎。尼采将肉体从理性主义那里拯救出来,然后高扬着非理性主义的大旗,确立了以身体为视角的生存哲学,最大程度的肯定和褒扬了人的生命与活力。他继承了古希腊悲剧哲学的生成观,认为生命是生成的存在,是多元性、差异性和不确定性共维的权力者。游离,既意味着一种自我放逐,又意味着生命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还意味着生命处在充满变数的运动之中。尼采的思想既是这种对多元的肯定,对自由生命的期许,对个性天赋的认可,更是对生成运动高度赞许的生存哲思。游离是一种悲苦的羁旅,其中有对乡愁的沉吟,也有对沿途风景的陶醉。游离中充满了回家而不得的痛楚,也充满了一直向前寻找家园的希望。

游离当然是很危险的行为,因为它主张破除对真理的迷信,解除对上帝的偶像崇拜,重新追溯一切价值的起源。这样一来,世俗的权威就在尼采的宣告中土崩瓦解,传统的家园在尼采的权力解释中被无情地解构,留下的是现代的信仰真空和精神家园的虚无。尼采已然预示到了虚无主义的到来,但他并不急于批判虚无主义,因为,在他看来虚无主义是现代社会必要的过渡,正如他所说的“宁愿追求虚无,也不要无所追求”一样,毕竟虚无主义的存在会让上帝、真理或普世价值的残余彻底得到清除,从而使人类在生存中不再留恋那僵死的唯一物了。然而,虚无主义绝非长久之计,因为尼采早已意识到人作为肉身性存在,有着基本的欲望和渴求,绝不会纵容生命在虚无主义的世界中放任自流。那么,由谁来关怀生命?尼采在古希腊那里发现了酒神和日神,还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塑造了一个超人理想,这些类似于修辞的隐喻形象,并非像万能的上帝那样主宰着一切,而是来自身体的激情和能动之力,诸神作为一种强力的象征,也是多元的象征。酒神和日神的精神正是悲剧艺术的本质,而超人理想则是对更高贵更强大的天才式人类的渴求。在此,艺术可以裹挟着伟大的激情撞进虚无的世界,以强大的生命价值填补信仰的真空。于此我们知道,艺术才是关怀生命的路径,因为决然不同于道德哲学和理性主义那种漠视人

性的惺惺作态,也不同于禁欲主义和悲观主义盛行的宗教意识。艺术肯定人的身体欲望,意在培育超人一样的更高类型,是对生命权力的高扬,也是对个性自由的赞叹。柏拉图主义传统以纯粹精神和绝对理念将人带离了此岸现实,尼采却要以身体和情感将人带回此岸现实。正是站在这个立场上,尼采要求人要回到自身,成其所是。那么,这个世界就不再是上帝说的“你应该”如何,而是“我要”怎样的世界。于此,一切都将从身体出发,以生命的权力透视世界,而非说明世界。回到身体,即是向生命本身的回归。尼采漫游四野,并非逃避现实,而是像查拉图斯特拉那样,到高山吹吹来自大地最纯正清新的空气,向原野寻找生命的活力和大地的意义。在大地之上,生命会像落叶归根,复而化作春泥再护花那样轮回,这里,生命之力不会顿然消失,而会四处转换;也非上帝的必然安排,而是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偶然形式出现。生命远没有终点,它只生存在游离的回归之路上。一切都只在从生命出发又回到生命的路上。

二、迷林与身体

尼采是一个永恒的谜。当我们试图解开这个谜底并找到终极答案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像猜谜者那样,一直饶有兴趣地追问下去,而不要执著于那个像真理一样的答案。也就是说,我们不要企求寻觅到某个谜底,而要学着乐于享受猜谜的过程。谜的趣味,就在于它诡谲莫测的魅力。尼采的思想像一片魔幻的森林,我们走得越近,看到的就越少。在尼采的迷林苦跋,没有既定的地图,也没有既定的路标,只有鼓足勇气,敢于挑战的探路者,才能行走得更远。在尼采的迷林,既有来自大地的颤音,也有来自魔鬼的嘲笑。我们不要寄望于既有的路径,也不要听从魔鬼的教导,当我们回首过往,那里早已花草丛没,横在面前的森林又是全新的界域。尼采不需要信徒,也没有教条,我们只能做一个探路者。

迷林,往往是无所把握的。在迷林中穿行最危险的就是迷失自己而误入歧途。所以,往往败坏尼采声名的就是那些无所用心和别有用心的解读者,它们不光误了自己还牵累了无辜的尼采。汝信先生曾指出,“人们往往根据某种需要或迎合某种趣味去描绘尼采,而不愿下功夫去了解尼采。”比如无所用心和别有用心的人,总会拘泥于尼采的断章残句,甚至不顾尼采背后的秘意,

大肆引用格言以助长自己四处攻讦而毫不谦逊的行径,殊不知尼采提出的伟大激情,并非毫无节制的狂暴情绪,而是意在提高生命力的悲剧情感,它是在肯定激情的前提下的一种自我克制。再如,有人会恪守尼采破除偶像的警句,甚至连天才艺术家也全然不放在眼里。其实,在尼采看来,这只不过是秉着奴隶道德,对贵族道德进行的造反行为。尼采是深刻的,也是充满矛盾的,他言论的多元化正体现了他思想的多元性。在尼采的思想宝库,纳粹分子攫取并偷换了权力的概念,在政治军事上大肆施行强权和专制的统治,使尼采遭受了无辜的指责和非议。真正的生命哲学家则看到的是满眼深沉而博大的“金子一样的道德”,正如汝信面对尼采雕塑所说的那样,“从这尊塑像看到的却是一个孤独、寂寞、冷峻的尼采,与狂热的法西斯主义相距甚远。”^①

尼采哲学在总体上是关于人如何生存的哲学,他认为,权力意志是生命的本质。权力,意味着生命要求得到丰富和提高,要求赋予生命整体以健康与活力。权力意志哲学的基点在于肯定身体情欲,目的在于培养更高类型的人,这种人即是具有酒神精神和自我超越能力的创造者。在尼采看来,天才艺术家就是这种具备强大权力且个性独特的生成者,他们是高贵的典型,是艺术的立法者,同时也是悲剧诗人。肯定身体,意味着肯定情感,肯定生存动力,直面生存本身,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权力意志就是一种艺术的生存方式。身体是多元的力相互关系本身。权力意志要求对世界进行解释,身体担当了世界解释的主体,而解释往往需要对一切价值的起源和起源的价值,进行系谱学式的考察和追问,并以是否有利于生命力的丰富和提高为价值衡量标准,对道德哲学、理性主义等带有悲观和禁欲色彩的行为进行反拨,从而为生命赋予最崇高的价值。权力意志的整个解释过程被尼采称之为透视行为,尼采身体力行地自觉运用透视主义进行“不合时宜地考察”,并将此视为取代“认识论”而解释世界的方法论。在尼采那里,透视主义并非像认识论那样,认为世界有某种确定的普遍必然的规律,世界是按照上帝或者目的论而运行的。透视学认为,世界是生成变化的,世界不能被静止地认识和说明,而只能从身体视角出发进行解释和透视。视角是变化的,而洞察的力度是有大小的,透视的结果也是丰富

^① 见[德]雅斯贝尔斯:《尼采其人其说·总序一》,鲁路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多彩的。身体是运动着的身体，也是透视的主体，因此，透视就是一种随着身体的位移而变换的运动。生命作为生成的存在，它生生不息的性质决定了透视运动从来不会停止和僵化，它一直处在过程之中。简言之，透视即权力阐释的过程。

第二节 尼采美学研究的现状、方法和意义

一、尼采研究的现状

相比于生前即已收获盛名的哲学家来说，尼采无疑是不幸的。尼采生前唯一一次闯进欧洲人视野的著作是《悲剧的诞生》，之后出版的著作几乎无人问津，甚至到了自费出版的境地。这就使他不可能像老师叔本华那样，在晚年还能看到自己声名鹊起的盛况。不过，颇富戏剧色彩的是，在尼采精神彻底崩溃之时，也就是在 1889 年，丹麦教授勃兰兑斯在其文集《贵族激进主义》中，阐述了尼采的哲学思想，并于 1890 年在哥本哈根作了关于尼采的报告。至此，尼采自发表《悲剧的诞生》以来，沉寂 17 年之后，名声又一次在欧洲鹊起，只是病重的尼采无法感知。这个时期的尼采研究，主要围绕尼采的个人主义思想展开讨论。随着研究的深入，鲁道夫·施泰南和 J·希尔施贝尔格等人则认为，尼采的思想和尼采本人都与精神病有关，都带有疯子的特点。

20 世纪之后，即尼采逝后，阿罗伊斯·里尔与劳尔·里希特（1903 年）从文化问题的角度研究尼采早期思想。里希特还将尼采与叔本华进行比较，突出尼采的乐观主义倾向，认为尼采旨在培养优秀人种。而佐尔格·西默尔则认为，尼采旨在改变人的精神特性，培养具有高质量和高贵风格精神风貌的人。并对尼采的永恒轮回思想进行了研究。二战期间，是尼采第三次名噪欧洲的时期。这主要得力于路德维希·克拉格和阿尔弗雷德·博伊姆勒的推动，此二人对尼采遗稿《权力意志》进行研究，使尼采从前面几个角度的形象转为权力意志者。博伊姆勒在其尼采研究专著《作为哲学家和政治家的尼采》（1937 年）中认为，尼采是一个形而上学家和政治权力论者。从此，尼采思想被纳粹主义者利用，且被冠以狂妄的法西斯思想家的称号。

20 世纪中叶，是尼采研究从战后迎来的最美的春天，随着众多后现代哲学家的加入，尼采研究进入了黄金时代。美国人 W·考夫曼认为，当人们强

调尼采思想中关于陶醉、神秘和权力意志等思想时,忘记了尼采采用了同样分量的笔墨塑造的太阳神即光明的思想。H. M. 沃尔夫(1956 年)认为,尼采思想中关于精神问题,关于生命、生活问题,认识问题的研究比他的文化、艺术和政治思想重要得多。相比于以前的尼采研究,这无疑更接近了尼采思想的真正内核。当然,对尼采最深入最全面的研究者,当属纳粹统治期间的三位尼采研究大家:卡尔·勒维特、卡尔·雅斯贝尔斯和马丁·海德格尔。勒维特的尼采研究专著发表于 1935 年,雅斯贝尔斯的尼采研究专著发表于 1936 年,而海德格尔的专著则着手于 1936 到 1940 年期间,部分发表于 1950 年,全部发表于 1961 年。维勒特认为,尼采关于同样的事物永恒轮回的理论,是使其成为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的原因。而雅斯贝尔斯则从尼采那里发现了关于存在的问题,认为尼采的成就在于从存在主义角度对现实问题的回答,这种充满矛盾和多义性的思想,通过提问的方式回答了理性不能解决的问题,这正是存在主义的精义所在。雅斯贝尔斯早在 1935 年出版的《理性与存在》中,就试图把尼采思想中的某些观点与他自己的存在哲学合为一体。他认为,尼采是理性的自信心彻底破灭,一切界线都消失和一切权威都崩溃的开始。显出了后现代转向的迹象。海德格尔在《尼采》中却将尼采视作欧洲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反对者。他认为,尼采使欧洲现代哲学真正实现对传统的柏拉图主义的胜利,其建立的新价值以摧枯拉朽的力量对旧价值取而代之。海德格尔从尼采思想的作为艺术的权力意志、虚无主义、同一事物的永恒轮回等方面进行研究,使尼采得以全面的展现,从而大放异彩。从此,尼采在真正意义上被纳入了后现代主义的视域。之后福柯、德勒兹、德里达、伽达默尔、舒斯特曼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尼采的影响,使尼采成为名副其实的后现代主义的鼻祖。在文学领域,卡夫卡、米兰·昆德拉等文学大师,也将尼采的灵魂揉进了他们的文学创作之中。20 世纪,尼采在欧洲可谓无处不在,许多学者都尝试着将尼采的阐释学发显出来,彰显作为权力意志的透视主义对于后现代主义的极端重要性。比如,福柯自觉将尼采的系谱学运用到自己的哲学研究中,更在《尼采·谱系学·历史学》一文中,仔细探讨了尼采系谱学的本质内涵,道出了系谱学的一些重要特征,如等级的差异性等。这些特征显出了某种透视主义意义上的特质。德勒兹的《尼采与哲学》也是尼采研究的经典著作之一。此书分别论述了一系列核心概念,梳理了尼采众多哲学思想,涉及

透视主义所具备的各种本质特征,诸如征候学、类型学和系谱学意义上的多元性、差异性和不确定性。还涉及语言的能动性和透视的主体性。这些都给予透视主义研究以极大的启示。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对尼采的解读基于文本的分析,从解构主义、文字学和传记性分析的角度,探讨尼采著作中的隐喻。在德里达《阐释签名(尼采/海德格尔):两个问题》中,他将海德格尔解释的尼采与尼采自己的阐释进行解构研究,这种解构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解释学的意义,这种阐释运动与透视行为不谋而合。为透视主义的建构留下了宝贵的资料。继法德之后,英美哲学界对尼采的透视主义也给予了极大关注。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丹图(Arthur C. Danto)的著作《作为哲学家的尼采》(*Nietzsche As Philosopher*) (1965 年),从科学、语言和逻辑的视角进行了解读。继之而起的有沙克特(Richard Schacht)的《尼采》(1983 年),内哈马斯(Alexander Nehamas)的《尼采:生活即文学》(*Nietzsche:Life as Literature*) (1985 年),克拉克(Maudemarie Clark)的《尼采论哲学与真理》(*Nietzsche on Truth and Philosophy*) (1990 年),斯太克(George Stack)的《尼采,人,知识和权力意志》(1994 年),海尔斯(Steven Hales)和维尔松(Rex Welshon)合著的《尼采的透视主义》(2000 年),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埃申巴赫(Von Eschenbach)和乔纳森(Warren Jonathan)合著的《尼采的透视主义和价值重估》(*Nietzsche's perspectivism and the revaluation of values*) (2006 年)都对尼采透视主义作了重要论述。另外,斯壮(Tracy Strong)、希伦(Patrick A. Heelan),和福特汉姆大学的巴比琪(Babette E. Babich)在其著作《哈贝马斯,尼采和批判理论》(*Habermas, Nietzsche, and Critical Theory*) (2004 年)和《血中之语,绚如花:荷尔德林,尼采,海德格尔的哲与诗、音乐与爱神》(*Words in Blood, Like Flowers:Philosophy and Poetry, Music and Eros in Hölderlin, Nietzsche, Heidegger*) (2006 年)中,也对尼采的透视主义作了相关的论述。由此,随着西方哲学家对尼采的透视主义研究的逐渐深入,人们的视线也因此被而带向了尼采透视学的视域之中。虽然目前还存在着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透视主义之争,但都同时注意到了透视主义在尼采哲学中重要地位,及其对于后现代哲学的重要性。

20 世纪,尼采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译介经历了两次重要的阶段。一是 20 世纪初到 20 世纪中叶,以梁启超 1902 年所著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